

詩說

詩說卷第十一

信安劉　克學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
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
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懇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
章言上帝卻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

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
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
天道至大與蕩蕩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
也惟為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
多方爾王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
夏之戒也文王大聖周家受命之祖託之致辭咨商紂
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
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

易之言也自此毋若章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
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強禦掊克者也掊克貪者也二者合
而肆焉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滔德興
而用之不可也況盡其力以助之乎而秉義類發語不
應有而字疆禦而如也若星隕而雨之而類善也如執
善與義之人乃徙而多怨對者應對如流在內爲寇攘
之事力所不售而用詛祝焉則亦何所紀極此二章言
用女慈慝之極患也四章指厲王之恣肆矣以包休歛怨
之言推之則監謗專利之風著矣背側王自無助也陪

御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三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
從法式縱酒過也止上〔六〕旨也明晦其晝夜之漸乎六章
蜩螗猥瑣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
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要不詳何義始從毛說覃
及者貫尋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之夷去紂時不遠殷
商所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者詩人常法也
不時謂若不常也昔之爲夏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
上帝與湯湯上帝同皆言天帝有老成則文獻足以徵
也無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痛矣莫聽則典

刑亦弃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拔也揭金縢大木斯拔故有本實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大雖召康公之言不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
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國爲平王
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所謂睿聖
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之大雅幾
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
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孰可執取哉武公以威儀自
持以爲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
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著相似猶退之所
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

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蔽不過爲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然紂本以聰明爲恃陷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爲其持守之嚴所以爲聖也次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訏謨者先定其慮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爲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

乎三章其君于今指令王也迷亂于政方興起而未已惟顛覆荒沈而不念其後將安歸耶不復敷求于先王以克恭其明刑之道刑似非刑法之刑上下文無此意也刑者儀刑文王之刑也四章尊皇天弗尚謂人既自棄天亦棄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傾者覆之故其始如泉之始達其為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亡矣酒埽廷內以此為喻也似若治其境土如雞鳴而起先滌念慮則終日所行皆自此而起也若湛樂荒迷則棄其時日矣此章之末似若當時已有戎狄之禍民勞亦曰戎雖

小子而式弘大故於此憂之焉五章質爾人民之義若質諸鬼神之質質於人民其治否何如以觀其德以侯度爲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諸侯而召戎禍者也以易言爲戒豈特千里之外有從違焉不可爲也爲猶醫也莊氏曰疾不可爲也之爲此章與六章專以言其朋友及庶民之小子與己之子孫世世繼承繼繩其祖武之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自其顏色之和柔若無過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莫覔見矣此專言隱慝之得

罪於神明也凡世之有隱慝者未嘗不被其禍乃知武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旨深矣八章首以君道重致其意若曰君之爲君如何爲德不可不臧不可不嘉敬爾之儀可也僭不賊不僭差禍賊亦足爲民之則爾苟僭賊則民傚之愈甚如投桃之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以童爲角者如俾出童羖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厲王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説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之者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爲

其君發非追刺其明呂成公既辯之矣以武公九十有五而作此詩則巳爲平王三公爲國元老且爲平王攘却犬戎以定天位伯父之老也故其辭峻厲詳此三章武公之不滿於平王深矣以平王之悖武公之聖固宜爲此言也是平王之不可告語武公之有激於中甚矣借曰未知者再十章凡三言知十一章曰視爾夢夢曰聽我藐藐辭不少恕者平王之悖無人道也民之靡盈似若如易之謙所謂盈也人之不可盈必遜志以受言可也一人必資教誨而後成誰有夙知者哉誰有早知

之而莫已有成者哉以上聖之資於耄年而持守愈嚴
者人無退惰之理故也退惰則喪德此武公身履之者
也是亦指王之不受教也卒章告爾舊止則武公之苦
口久矣曰喪厥國指犬戎之禍也庶無大悔又將有甚
焉矣前九章尚可讀爲幽厲此三章平王之實事也說
者以追刺爲訓直以詩之次在宣王大雅之前耳然厲
王之出奔亦可以爲喪國但武公嗣位於宣王時非可
以爲厲王卿士耳詩辭攻王之惡如此若厲王之殺謗
監謗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焉非厲王明甚示婉而切矣

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
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
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爲謀爲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是詩之詳悖且多奇可辭與否且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繁多文列之大雅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爲之說義皆不貫其失遠矣反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攜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謂褒姒威之不得爲幽王在位審矣是詩曰至于今爲梗

曰饑我立王則為携王之世其為衰亂也去幽王已久
序者謂刺厲王何不相侔如此察其時以明其事而後
辭旨可得而知也詩名桑柔何也首章其旨固未及也
遂去瘼此下民天不我矜是其間必言致禍憂之故矣
以爰求柔桑言之則桑之茂盛又曰菀者深言其盛也
其下猶下武之下其後止旬月爾乃有繁霜肅殺至於
捋采其劉劉殺也凡言劉皆謂殺也隕霜之殺也與文
武成康之盛纔踰二百七十年而犬戎之禍已如此携
王之立平王又從而篡之宗周之強至於無所底止此

詩之所以作也以此求之則詩之辭可得而通矣不殄心憂者憂心之不歇也倉兄猶愴怳也塡久也吁兮久矣呼天而籲之曰寧不我哀乎言喪亂之極也二章四牡騤騤朝覲之盛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生不少平夷無國不泯絶矣當此之時民已不衆黎庶者言其衆也具備也備受禍亂至於滅亡僅有餘燼詩人歎之曰國步此時已頻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絶宗周無所依天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宗廟營室

盡爲禾黍戎狄日强中國日衰矣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者周自太王以來所以立國者何嘗與戎狄較强弱勝
負哉君子之道自如此其道本不可干也文武以是立
國其强莫加焉一失其道戎狄乘之遂爲大亂極禍如
此之甚誰生厲階指褒姒也至今爲梗褒姒已殺禍猶
未息也犬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爲中國患雖申侯召
犬戎而申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
見也四章以土宇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
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

所覩者皆為深憂如戊申甫之類而疆圉又甚急也五章謀猷之辭周家之言慮禍亂皆以毖言書之大誥可謂于時禍亂之後土宇日削矣憂恤指犬戎之禍也序爵之言誨者救禍亂之方也救亂之方當自序爵始朝廷自不治而後外患乘之矣如豔妻扇方處之為禍原是也使朝廷既治夷狄自不可乘夷狄既乘之矣則當反之如執熱之濯可也以序爵之何能解禍乃相與及於墊溺焉六章之旨為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為辭託風以為喻八卦之義巽為風而巽五實居於庚

庚猶更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救不發屖候寒倏雨觀之彖所謂天之神道者
也遡風則氣塞矣孔子爲之變帝舜以弗迷爲盛民之
肅愼宜乎其不遠也并與小毖莫予荓蜂同義此詩毛
氏以使爲義周頌以掣曳爲義孔氏援孫炎同之以此
詩求之有若掣曳之意稼穡以民言代食若以在位言
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穡之旨周以務農立國稼穡
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illegible]攜王
世蟊賊之害稼興犬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

則曉然矣具如大夫具官之具贅其如贅旒之贅內外諸
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戮王宇穹蒼指王室也八章
乃別言攜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攜王也言民所歸心
也秉心宣猶老憤其相攜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
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
以獨立而能善後也善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
所歸戴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
鹿何哉鹿以奔為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甡甡猶朋友
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散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

遺亂者也人之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今乃若有譖之者不以善道相與矣所以進退陷溺者也十章以聖愚相比爲言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雲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宜以憂爲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焉是所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若狂也不言者非不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雲漢詩之七章云如何里蘇氏曰里居也義甚疏毛氏以爲遠慮其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爲進亦有進義猶達也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

之好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二章復以風爲言又非如六章之旨謂風之異於常者嘗有隧道其力足以空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爲不敢不善者彼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進而不已十二章中言大風有隧謂自絶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猶可諉併與其類而敗之焉聽言則對言其器也誦其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既弃之矣反使我悖其善良而行戕賊焉其敗類乃如

此是豈可與爲善哉十四章叙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善惡相反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言亦有時而中如弋飛虫者也既足以玼陰女矣又飾其事以欺我赫如蒙莊所謂嚇也十五章言其情之無極矣其所主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爲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逞如有所不能武王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爲競矣卒章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爲盜爾盜與寇等爾而叅言者猶公於爲惡也寇則攘

切矣覆背善詈政如盜跖答孔子之言是所謂盜言者耶既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予豈不知而作字固相應非予亦若予豈不知而作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自有肺腸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一時情狀曉然可謂微而顯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斥之審也言不順者逆也幽王犬戎之變振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年而變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子而致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雅纔四十一篇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

次序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出於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國風遂悉以為幽王之詩爾其詩雖多其言犬戎之變不止於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怨幽王之廢立召犬戎以亡周殺幽王虜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矣篡携王而自立驅國人而戍申無復有人道吾夫子為君隱矣惟此詩微及之而斥平王曰維彼不順自獨彼臧之意皆為朋友作此言也前言時亦弋獲謂我言有時而中也我今作為歌詩者言將驗其言於他日也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恝然者也觀其詩

辭憂念雖君皆罪己之實意也弭天變而以罪己爲主

應天之道也君果爲仍叔之辭臣子不得以自罪之意

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皆自罪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豈

一詩皆宣王之辭乎其間如寧丁我躬尚可謂古人與

君一體如寧俾我遯之語決非臣下敢以是加其君其

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況敢以位爲

安豈召公肯以其子免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

所愈憂焉雲漢之章天文之美也以災變之荐臻乃以

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亦如此所以致災者我實爲

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爲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旨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遺民也天當罪我而不遺使廷臣之共畏愛若祖業於此而摧壞也四章去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大命謂國命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之也是以曰遯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旱而瘨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七章謂災變若此爲臣爲友豈皆渙散而不經紀其國乎

序群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憂
人心所同天心自格籲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也
詩記備諸訓里爲憂之義甚詳可以據矣且如十月之
交悠悠我里訓詁以爲憂爲病矣桑柔聽言百里似亦
爲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協音喜與憂反其類也則里
可以爲憂又若謂昊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
字言亦焉可盡非也蘇氏之説爲優八章歸昭假之功
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旱旣大甚爲辭矣曰瞻仰昊天有
嘒其星照臨甚明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

章無憂危之辭大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爲我之力以違戾群臣之心也再言瞻仰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灾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兩爾慮若更生是國無三年之蓄必矣豈共和之後天下已非前日宣王之憂已如此非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遜其公天下之心耶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藩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固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遺略耶抑非大故而書傳不録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耳豈異姓謂之伯舅不必其果爲毋舅也是未可知也
凡功以王功爲大豈有天子褒崇諸侯曾不奔尉官守
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錄然首章兼言甫後興甫再獨言
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尊主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嵩讀甫侯即穆王呂刑之
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末至宣王
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室
他日幽王娶于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
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

為王之恩寵也竊意厲王之奔國人圍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召公以其子代而太子得免於難周召行政曰共和二相之立宣王由申伯率諸侯而立之宣為賢王遂以中興召公推申伯之功故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也然則忠於王家者召公也世之言共和者皆曰周二伯行政曰共和汲冢書曰共伯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於諸侯曰厲王流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首章惟申及甫維周之翰翰者諸侯之事非大臣之事此作詩之本旨也故於周之南國使邑于謝而遷之是以建新國以報

功登是男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
協心共濟者甫侯也王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尊父子之
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尹吉甫
尊申伯為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
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
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往近王舅謂自茲以往
可以近王之舅以為藩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
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侍其功幽王黜申后而申怒
乃召犬戎平七章所謂周邦咸喜王室藉申伯以安宣

人情之喜也卒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爲斷當時之事蓋昧昧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天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不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爲楚罪穆王立而吕侯訓刑而曰吕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侯厲王出奔而諸侯閒之宣王見射於杜伯幽王見怒於申侯而有犬戎之禍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周

以諸侯爲重也久矣宣王承厲王之後非申甫不足以自立宣王之小雅十四詩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今乃以申伯之功爲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渙散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疇土建邑而遷其國召伯爲之營城吉甫爲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爲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以但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以知尊王爲群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豈征伐

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大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申后遂召犬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聖人正平王之罪於黍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而不相掩豈特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干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緜之民之初生推本公劉皆以王業之興爲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仰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性也三代以前言性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嘗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

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亦可以是言也物之生則爲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物之善人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烝民所謂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可至也就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親敬均也而有長長孩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皆備非天予之乎人人之所固有也有必易失矣秉而守之爲常

性好而樂之爲懿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無異聖賢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散故也若此詩之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矣天以有周之昭假爲生賢佐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爲君而生賢仲山甫則能以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幾於盡性者矣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持不使絲忽少懈學古敬君以達之天下無一少慊周公傴僂孔子提携文王小心翼翼衛武公以威儀爲德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而極於威儀翼翼者其德與性

合而為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章謂其下為百辟之法上為天子之師外為四方之準四方爰發人皆與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功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己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己之中正制物之偏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莫可得而助助猶曰也非助我之助輶說者皆以輕為義惟吾夫子以為精微仲山甫精微所獨能足以正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遄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逮其勳業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眞所謂穆如清風乎所謂餞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思吉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之爲言者也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爲錫命之重賜予之殽餞送之華寵綏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仲尼列之大雅取於征淮夷徐方之上然均爲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蹶父韓侯始壯有室未足爲四方之所屬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然乎況又非理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寡今首章以梁山爲韓國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其國爲伯則詩之大旨著

矣三代時夷夏雜處特莫詳以陰山限北夷始於何時秦之長城非始皇所能遽及也惟此詩見之禹貢導山治梁及岐既修太原冀州之地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北夷之强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之先祖嘗統北國遂嗣封韓侯盡統燕師以限蔽北夷韓侯雖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爲捍禦可以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蕃屏其和以後王政僅有存者宣王之初天下無從諸侯韓以新纂之緒欲其爲忠王家以殖中國故著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棄朕爲訓也蓋言我之纂繼殆未易也非爾秉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大君無以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錫命之盛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爲入覲之禮猶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叅三章言覆封之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始婚也五章爲韓侯之妻言汾王之甥汾王厲王如鄭氏之説可也卒章其始所謂盡復其祖之業以統戎狄歟厲王之後諸侯背畔宣王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必盡藩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侯倡率之使知尊中國故詩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

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是詩之不可知者幽厲尚都豐鎬非若平王之遷洛也自洛指淮固已遠矣自豐鎬指江漢地勢隔閡可勝言哉首章再言淮夷序詩者遂以為伐淮夷說者因若謂

淮即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嘗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固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説此詩又益甚焉蓋詩之名江漢者指南國之地勢爲言四月之詩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漢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闢國之功明矣詩之六章未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也所指

召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曰闢國百里之初世欲召穆公纂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渙散不屬之後譔詩以召祖爲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者非爲淮夷也按淮夷自武王崩之後挾三監武庚以危周周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伯禽封魯之初淮夷尚爲魯患聖人無所忿疾知不足爲國家患至宣王中興國勢既强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來鋪且明言其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旐非往

伐矣宣王得待夷狄之道自昔不服之夷皆自來臣服詩人是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武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勢言固圉可知矣四章所謂無曰予小子其指何人耶上言王命召虎則無曰之辭王命也予小子若宣王自謂之辭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汝當自以似其祖爲功肇敏爾之功自令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之六兩章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旣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督征徐矣不待師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矣二詩所以爲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者也名詩以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耳詩辭無常武之義故朱氏有召穆公詩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王命卿士之辭天子將以六師討戎六卿盡行王召六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大祖爲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脩我戎備者豈若元戎平旣能敬戒以孝惠邦人矣尹氏之

爲世卿王使將天命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徐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大臣也書曰三事暨大夫周人之名官皆然立政作三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整堂堂之陳以臨徐國實未嘗交鋒也命皇父爲大師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夷自服此可以常父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挺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二國之難易平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大義在我醜虜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矣故曰徐方既同四方既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欵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爲班師焉此與前詩同二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背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焉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黷當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可保此王者嚴武所以爲可常也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有大特於二詩未易可知耳詩之刺褒姒者多矣此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必有萬世不易之法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爲大今詩之所戒與他詩若未甚遠詳而求之其戒用婦言者不以智者爲可恕惟哲婦爲尤可戒婦而以智者稱此

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厲焉其立言之要則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鴟鴞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官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戕賊如網罟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諉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哲婦干政之漸此其異於他詩者也四章之言忮忒讒譖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豈曰不極伊胡爲慝也如

賈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爲樂更弃蠶織則何慮而不爲哉武王雖以無晨爲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爲深切也五六兩章皆以人之去亡爲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爲訓何由通貫剌亦有責義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惡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忌內外交變矣王之不弔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凋

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説爲得七章言
國雖切不忘忠愛譬泉之出甚微乃遠至於深藐藐昊
天言天道廣大無不可鞏固之理王但不忝爾祖庶幾
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犬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
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
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
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相近而詩辭亦有同者焉潰回遹與潰為同耳小旻大抵言謀猶之未臧未及喪亂也此詩之喪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維卒章以召公闢國為言亦甚

明其所以大公旨自分陜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况穆
公以其子免宣王於難而訖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
漢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周遂將
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
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旻之謀猶回遹消亂有喪亂之兆
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迫乎君臣僭不自
知也曰疾威曰篤降喪不復可爲矣而之宜我至於民
之流亡居者內地圍者外地皆焉矣不待犬戎之來
周已不能國矣三百篇詩之辭不可廢爲之解匡氏之

談大抵是已萌芽於亂亦非萌芽於治日也萌長於禍亂
甚久而不得寧康也三征位將敗損諸侯多不朝事矣二
章謂禍自內致用之內治已壞設言賊內訌夷靖二
字雖非禍亂之實然已兆回遹回潰之象矣曷能嘉
靖夷實謂其夷我邦夷猶陵夷之漸如至民之意可也
四章言卒荒之實謂民如草莽然一事不濟亂矣五章
言昔富盛如彼今之喪亂如此其言其禍亂之亟也彼
疏斯粺指當時用事之人本疏遠也本稊粺也以疏遠
之人秉稊粺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貴寵而

不自視其然廢退而替去況以久居其位主此事妄此其長也曾不顧禍亂之及乎六章謂本末交耗也池瀦水者也池水之竭不言自外之不入泉自地湧者也泉水之竭不言自內不生矣見其竭既不原其所自但言禍亂之爲害溥博如此主此禍者如此其大也不但裁我之身而已所謂至死不悟者也詩人於是乃以理斷之曰昔文武之初召康輔相今彼之䟽粺者固位不去彼與玆對言境土日蹙孰得孰失不難知也再言維今之人哀其無知之至此極也不尚有舊者亦不復知有

舊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雅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因國之道在召旻則言君臣內蔽當有保國之人非徒爲憂畏而已吾夫子嘗周之衰京文武之大業而受亘古所無之禍以萬國之主取而殺之如狐兎腐鼠然又廢王后而去之宮室宗廟鞠爲茂草原所以致禍者非天也厲王之罪薄幽王之惡大也觀變雅之旨周之自亡固已久矣非申侯犬戎之罪召旻之作犬戎之禍未形乃曰日蹙國百里豈當時所謂戎成小狄者已侵削疆土若當元祐之初

諸賢能明其義大聲疾呼如變小雅之怨悱精切當時

固未若幽王之荒褶潰亂尚有可救者焉然當時小人

之得志則盡如詩人所形容之情矣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　克　學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籥章所掌豳詩豳雅豳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其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其事奏其詩非特人歌之

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
爲主況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
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歟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亦
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
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
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丕顯哉文王謨承如書
之丕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
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於
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天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也溢我者文王也篤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所謂收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

而王業遂益隆也舊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天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以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至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始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言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勅之辭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宜有功烈文者能致治也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祭故詩名以烈文為辭乎以前王為辭使之不忘繼序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與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
天命焉實始翦商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尊崇之天繼言
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
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之時在
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爲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
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蓋有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為周之至德天自與之爾其事不出乎畎畝周家甚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發莫可知以為祀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指言又非及嚴恭寅畏與降福照臨之辭似若宗

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臆也
又若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
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
成命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稍近
也惟欲其盡心於有常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篤不
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為主也似若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以維羊維牛爲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之福惟福文王而為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為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爲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以明周之本心焉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有天下也烈以大也[illegible]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受之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書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來反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稷爲之極焉極猶井幹屋危也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至爲義耳豈別有義春秋書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爲重豈歲熟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文思耶謚法以文爲尤大惟此詩與時邁爲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邁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語其爲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此止是戒勑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使之修稼穡之工事爾周家專以重農爲政若周禮篇

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樂田畯所歌是〈詩

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與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

■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昔

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是以如此誤詩也再用嗟嗟之

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旨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衆章亦非兼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禍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詩噫嘻若喣咻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辭言成周之王甚親昵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追是昭臨爾民登進而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為燕歟抑為助祭歟助祭在周廟無所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序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豈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歟代殷後二王又為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為言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斁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
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
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為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

歟特合祖之辭義亦室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以潛與漆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爲糝孔援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爲與漆沮並言按禹貢導渭會灃過漆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既道又云浮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漆沮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乎似不必衍而

爲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爾如易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得以既薦爲義所以然者禘者祭之尤大者貴其誠

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爲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
列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列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爲而始見乎蓋
武王之克商實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于商者宜未
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朝覲于周求所以為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為辭見周之待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尚序順少長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爲三恪之首書冊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以不[illegible]於振鷺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冊于言不曰我客者作賓于王家者也特濡威二字詩書所無若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威意甚純直以敢琢其辭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又若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覺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取之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歷商之諸侯自往朝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難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繼二代殷後天下始盡為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事為用威虐之過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為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猶憾之辭同旨所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爲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周公至德之所以爲大歟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言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
朝于祖廟者也自視眇躬之可閔而出繼大統故思慕
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君庭也皇王宜以
文王有聲之詩為戒武王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
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祖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毖之詩以咨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道其道之悠遠艾猶巳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以我就此則又有泮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為訓可也然紹庭若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墻之意宜以武王之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
毖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臨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肩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以謹慎為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為言成王即政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毖者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祗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後毖則亦未大也荓亦擁掣曳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引荓去不遠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蔑可也是以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言以辛苦為義謝宣遠詩取蓼充歡飛為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旨言農事而獨以芟名詩披荊棘草萊以立田畝之

意周頌惟此爲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
似若不可以爲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
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彙列之焉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秐自茂至實自穫至積豈田畯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失歟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沒成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為武王言何也泰誓十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此豈時純

熙矣之謂乎施及成王故有我龍受之辭以儀刑于天下後世

桓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桓為二義詩辭止以桓為武王之威爾何以言志哉用武王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應猶君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為武王之威也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嘗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遂據以爲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爲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受命于周宜其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況嘗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杞子厚封建之説故於周廟册命之耶方與天下惟治豈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為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神羞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將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般樂爲訓固爲近之然非聖賢與心之道況傳之樂章乎桉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延守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樂萬邦巡侯甸之意亦始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王命爲侯伯在位二十有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送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
準之遡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
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鄉之右而又以賢動於
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閟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
以左氏閔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
逼之者也謂其作閟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旨言木工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准
閟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君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蓋緜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
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刪之矣學詩者
不容以臆見爲准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尤以駉
爲頌之首其義安在閟宮之殺於魯頌何說皆當深思
而詳求之也閟宮泮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
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
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庶幾於
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
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云去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祚絶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成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振周公之封土至滅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年會于申而淮夷與焉盡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聞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
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
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
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
驔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駉為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多足耳不及僖公
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耳思義斷也美果安在乎魯自
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閨閫不修幾亡國禍幾及

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而無大國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非閔以下所及而曾先公之詩悉舉而歸之於僖況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衰之叔世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虛辭夸之何哉駉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馬斯祖大抵言其蕃庶耳有歌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為言而已又按左氏傳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

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内其君再弒哀姜見殺僖公以賢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雨見書長於穀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莒滅項入杞取濟西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强於諸夏者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閟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曾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錫之山川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未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夷未叛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二國會于申其秋楚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矣于時吳正強乃從楚往伐蓋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旻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焉書旻之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皆以夷目之矣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駉而為義言猶駉也自僖誠心之積至於育牧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尊其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鷺之潔白也然後可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則燕矣詩之始以勤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敬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為頌歟殆幾於小雅之時焉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

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曾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泮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並興東郊爲之不開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序妄指爲僖公爾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之士以共謀其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
知也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廟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謂閟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爾魯之有閟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帝嚳之妃后稷之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以二王後為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皆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旣歿諸儒之議雜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閟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爲魯甚明廟在於魯而不廟於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駉泮水有駜安知其非魯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荆舒孟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
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
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籥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
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
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閟宮首
於魯頌皆吾夫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
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
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
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復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
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
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與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
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閟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既修魯
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遽壞也哉然詩人
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發明祕義
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與
貳無虞上帝臨女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
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

魯國何也吾夫子亦未嘗少誣別之蓋詩人之辭其等
甚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況武王
謂先生建邦啓土指后稷而言是周之追王已久至興
師類禡告名山大川之時稱王素矣大王之仁聲仁聞
誠足以肇基王迹天監代商莫若周自是之後商無賢
王以微子之聖又不克立詩人不以伐商本之武王而
以翦商本之大王不以翦商言之周頌而以翦商繫之
魯頌此廟姜嫄之旨也易於隨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
山於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人心之所以隨王業之

所者皆本于大王言之凡此皆斷自聖心非他人所能與

也

商頌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

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以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

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諸
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義其果然乎
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筵詞之比々而始末與爾其詩亦
簡直比周頌則少繁大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
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殺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
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磬爲重歟以鼓爲重歟虞
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輿之所自執者也似若
樂之未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曰置我鞉鼓奏鼓
簡簡又曰鞉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斁然則濩樂以鞉鼓

為重審參且依磬聲其者樂之常法鞉鼓者商樂之制與詩辭則以鼓與管依磬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不可並奏也卒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與烈祖祀中宗之詩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三言湯孫其在太甲之朝若在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太甲乃有禮樂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甚詳且援記以為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

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
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
是詩與那皆以烈祖爲言特此詩以烈祖發語爾二詩
皆言烈祖前詩爲成湯此詩爲中宗遠異其人何哉祖
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爲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
有德今以中宗爲烈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
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

詩者既以那爲祀成湯故於中宗高宗各繫以詩不
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若
其桑穀之祥爲敬德之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爲
商之中宗詩略無此意則失其大者矣要是商頌皆商
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玄鳥若武丁之後繼
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
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
皆得以徧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傳會之矣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也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也時而契始生或羣至而

爲辭乎是鳥也最爲知時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仲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爲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旨專以疆土爲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雊

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

以雉雊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歟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五年一
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禘殷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大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弗可塗也然稱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言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illegible]
湯也六章始言伐夏當未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
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
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誥
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為
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華
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
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
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

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商名未有商[illegible]若[illegible]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
代之事按書自盤庚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
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與後世思
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
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
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
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始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
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殷興荆
州在江漢閒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熊繹爲國以其地

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爲叛國其不朝事于殺而徃伐之焉故二章以氐羌徃之三章之後一統之勢也以稼穡爲歲事所以重農猶有虞咨十二牧食哉惟時之義歟

詩說卷第十二終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　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　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

集埕浸迫終更日力有限兹且以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録全本之

副于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

有望於将来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進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埕　百拜

書于直舍